

短篇小说 浴火重生

意如香

(下)

这时候，局势更加混乱了，市区里到处在发生排华骚乱，打、砸、烧、抢，杀死了许多人。

“盛，我们还是……”佩琳心绪不安地对丰盛唠唠叨叨。

“别说了！我知道你想回乡……”

丰盛答应着，就这样他们暂回佩琳父母家K镇去。后来征得家长同意，70年代，他们成家了，在小镇里开了一家成衣店，维持生计，一晃二十年，育有一男三女，沿用华文名字，也采用印尼名。在小地方只有就读国立学校，但在家里他们坚持替子女补习华文。这时期，市面上完全没有华文书报，他们唯有仅存的《红楼梦》与《大众哲学》，成了他们弥足珍贵的华文读物。后来他们通过港口华人船员，从新马把华文报当废纸带回来，这些新马报刊，读之爽神，竟成了丰盛与佩琳慰藉苦闷心灵的最好精神食粮。

热带旱季酷热无比，农田龟裂，骄阳把绿茵暴晒成枯黄的草垛，奄奄一息了。一天，读小学的男儿哭哭啼啼回家诉苦：

“妈！我不要上学读书了，我只和同学在校讲一句华语，就被人吐口水，

还被老师处罚洗刷厕所，在烈日下罚站了半天。妈！我好口渴疲惫啊！我不上学了！”

佩琳搂着孩子，悲痛万分，我们华人寄人篱下，缝隙求生，何时才到头啊！心里针刺一般，一种尊严受损的耻辱，只觉鼻中酸楚，自己的民族语言，得不到合法使用，是多么悲惨的歧视行为！国立学校还特地每逢春节里，就举行大考，不让学生请假过春节，轻之记过，重则开除，何来人道公理啊！愁绪万种，丰盛与佩琳都陷入了无可名状的苍凉心境中，许多看不惯的歧视烦恼事，一重不了一重添，只好忍痛默默忍受着。

“好孩子莫哭，别怕！我们坚持在家学华文，讲华语，华文华语绝不会被灭绝的！”李丰盛鼓励着孩子，更坚信了自己的民族信念。

九十年代初，他们举家搬迁到爪哇岛。1998年，东南亚发生金融大危机，印尼政局更处在政治大动荡之中，反苏哈托军人政权的风暴处处席卷。为了转移视线，军人政权导演了一场震动世界的“5-13排华大风暴”，雅加达街头到处烧、杀、抢、奸，惨绝人寰，

华人的命运如惨祸飞灾，许多华人妇女被奸污后屠杀，弃尸街旁……。

但这场政治大风暴，权力斗争白热化了，最终导致了苏哈托倒台。印尼接连换了好几任总统，在多元理念的瓦希德与梅加瓦蒂总统任内，终于正式废除了旧政权强加给华人的许许多多歧视条例，华文华语解禁了，春节被法定为公共假日，华人可以公开庆祝春节，欢度农历新年了……。那暗无天日的排华苦闷日子，终于熬到尽头了。

李丰盛把日记本合起来，伸了伸懒腰，大大呼了一口气。华人的风雨家园，都挺过来了，华族传统文化复苏已展露曙光，往事不堪回味，流逝的时光，像离枝的黄叶，永远吹落了。逝者无痕，来着可追。环视印尼各地，三语学校纷纷创办起来，后来苏志宏与苏志强还被华社选送到北京进修华文三年，掌握了中、英、印三种语言，学成回来后，被安插进光明三语学校任教，成为了当地弘扬华文的翘楚，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作用。丰盛与佩琳的儿女也都进修华文，都学有所成，让华文华语能够在华人家庭里得到很好的传

承。他们并把华文融和在族群文化中，自觉融入主流社会，为印华文化发展成为印尼文化的组成部分，不懈努力着，还积极参与参政议政，大有作为。

李丰盛想到此颇感欣慰，回望那欲哭无泪的年代，经历32年的封杀，到如今的复苏，不就是华文华语在印尼千岛大地上浴火重生的写照吗？事不避难，知难不难。李丰盛微显皱纹的嘴角漾起了一丝笑意，心里头有说不出的酸楚味，梅花香自苦寒来，一时兴起吟唱起翟秋白的诗：

“寂寞此人间，且看身无主。眼底云烟过尽时，正我逍遥处。花落知春残，一任风和雨。信是明年春雨来，应有香如故。”

他仰起了头时钟正指着凌晨一点正。

“时间不早了，

睡吧！明晚三语学校的元宵春晚节目，我们还是特邀嘉宾，据说将颁发”功劳奖状“给我两呢！李丰盛打着呵欠牵着佩琳就寝去了。

许佩琳躺在床上，彻夜难眠，心里喃喃吟颂毛主席诗词：“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，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……”

虎年春节来临，千岛大地迎来春天了吗？居安思危，曾经的记忆，化着一缕缕挥之不去的心血滴滴，莫忘历史，她失眠了，等待黎明曙光的人们，彻夜难熬啊！

东方破晓，一驾马车装满历史记忆的尘埃，蒙蒙曙光中，疲于奔跑……。 (完)

(这篇短篇小说荣获第四届印华作协金鹰杯比赛季军奖)



1998年雅加达骚乱期间，多家华人开设的商店被抢掠。